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受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tk1902617@hotmail.com

飄浮

□周潔茹

我總是去想別人的事情，體會他們，痛一下，我以為我替他們痛了他們就不痛了，可是他們從來就沒有痛過。



1

格蕾絲當我是打卡機，每天早上六點都要跟我說早安，晚上十一點前再說晚安。有了格蕾絲，我連手機鬧鈴都不要設了，她比鬧鈴還準。

鬧鈴響完就算了，格蕾絲打完卡就開始說她的情人，那個情人每個晚上的情話都不重樣，格蕾絲再把那些不重樣的話複製給我。

起先的一個星期，我一字不漏地聽完了那些綿綿情話，可以這麼說，我快要瘋了。接下來的三個星期，我開始幹點別的，我刷了牙，洗了臉，坐到餐桌前，格蕾絲的話還沒有說完。我吃完早餐，搭上往金鐘的特快巴士，我們互相說拜拜，開始昏天黑地的一天。中間格蕾絲會給我發屏幕截圖，她跟情人往來的甜言蜜語，我直接就刪掉了，一個小時吃飯，我不想被別的東西打擾。傍晚我們都很忙，很多時候我要加班，格蕾絲要忙她的小孩，最瘋狂的時候她直接打電話給我，她的小孩們在電話那頭使勁地叫。晚上十一點，我往往剛剛到家，格蕾絲同我講了晚安，我洗了澡，去睡覺。我的睡覺就是睡覺，我也想有個男朋友捧住我的臉說親愛的讓我看你的臉再睡啊，可是沒有，一個都沒有，我就睡着了。

我知道格蕾絲在十一點以後，那是她的小孩睡覺的時間，小孩們睡着了以後，她開始跟她的情人調情，微信做愛，第二天早上她會跟我早安，把文字的部分傳給我，視頻的內容複述一遍。她真的就當我是一個樹洞。

但是我知道這樣的日子不會長久的，愛情這個東西根本就是不存在，更何況是偷的情。我就等著那一天，我知道格蕾絲也是知道有那麼一天的，不知道她時刻準備好了沒有。

然後就是周末，我是說，別人的周末，我的星期六上午是要上班的，但是金鐘特快在星期六不開，我得去搭港鐵，再搭港鐵回家，下午格蕾絲就會說來找我玩，帶著她的那對雙胞胎小孩，我只好接受，整個星期六的下午我都得帶小孩，因為格蕾絲的工人放假了，格蕾絲去和情人約會了。

我就是有這麼一個朋友，沒有我的存在，她傾訴的欲望會把她自己弄瘋。

格蕾絲過來接雙胞胎的時候，往往還要再講一遍她的愛情。看在地總是給我帶外賣的份上，有時候是深井燒鰐，我一聲不吭，但我會知道那個星期六的下午他們是去了屯門。而且格蕾絲月末的派對我也總能夠參加，我也不是為了吃點什麼喝點什麼，她家的派對總是天台燒烤會，我倆唯一從美國帶到

香港的東西，就是燒烤會，還有拖鞋，是的，我倆拍畢業合照的時候都沒有抱着公仔，英國人的那套，我倆穿着拖鞋，青春無敵，長袍都沒能夠遮得住我倆的腳背。

然後她就這麼嫁了人，生了小孩，她的碩士好像白念了，當然按照她老公的說法，女人的知識，唯一的用處就是用來管教小孩。所以格蕾絲很快就有了外遇。她有了外遇，我就得當她的護身符，已經五個月了。

實際上我也有點擔心這第六個月，因為我堅信三秒法則也堅信六個月習慣養成。我從來沒有把食物掉到地上超過三秒，我也是在第六個月徹底習慣了我在香港的生活。

令人擔心又令人期待的第六個月，格蕾絲和她的情人，不是在第六個月使偷情成為習慣，就是在第六個月令一切都結束。



2

夏天的最後一個周末，照舊的天台木地板，照舊的史努比棉花糖，照舊的披薩和醃過的牛扒，香港烤什麼都是醃過的，而且是生抽，照舊的一個人的我，照舊的坐在圓形陰影裏沒有靠背的一張椅子上面。我一點兒也不指望格蕾絲已經固定了的家長群還會再出現一個單身，格蕾絲還在電話裏講會來個單着的英國哥哥，眼睛碧藍碧藍的，那位哥哥果真是眼睛碧藍碧藍，可他還帶着三個小孩啊，兩個兒童一個嬰兒，餵奶的手勢嫻熟，我都震驚了。

我說格蕾絲你就當我是嫁不出去了是吧。格蕾絲說聽我一句話，你現在很好，這樣就很好，你這一輩子最不能犯的大錯誤就是嫁人，你當是忠言逆耳吧。

我說我當然知道。

然後我爸媽就到香港來了。我美漂的時候他們一年過來看我一次，我港漂的時候他們還是一年過來看我一次，我自己是不回家的了，我城已不是我的城，我現在漂着的這座城更不是我的城。

還有格蕾絲的爸媽，跟我爸媽是上午的飛機和下午的飛機。我們兩家什麼都是像的，暴躁的父親溫和的母親，生出來的暴躁又溫和的女兒，這個獨生子女美漂然後港漂，唯一的區別只是，格蕾絲終於嫁了，我沒有，而且看起來是永遠不會嫁了。

而我父母和格蕾絲父母唯一的區別只是，格蕾絲的父母搬過來了，將以香港為唯一永遠居住地，我父母卻是堅決不會放棄中國的生活的，即使我找到丈夫，生到小孩。

中秋節的前一天，我休假，我先去我父母住的酒店放下了一盒月餅，然後打電話給格蕾絲，我說我們一起去看看你爸媽吧。格

蕾絲說沒空。我說那我自己過去看看你爸媽好了。

我們有什麼辦法呢。格蕾絲的母親說，格蕾絲太辛苦了。

我坐在房間中央的椅子上，不知道對着格蕾絲的爸媽說什麼好，我跟我自己的爸媽也是沒有話說的。

我們又只有這一個女兒，我們也不是一定要跟着她住。格蕾絲的母親說，我們也是有自己的生活的。

格蕾絲給她爸媽租了一套一室的居屋，她自己租的村屋，村屋可能是香港唯一一種像美國房子的房子了，獨幢樓，院子裏可以種點花，然後她家又買了一個一千尺私家樓的樓花，但是她沒有跟她爸媽講，而且我覺得她也不希望我跟我爸媽講。我當然問過她為什麼，她講私家樓寫的老公名字，所以沒必要講了。我說為什麼是你老公的名字，她說因為是我老公的錢啊。我說你老公的錢不是你們家庭的錢嗎？她說我老公的錢就是我老公的錢。我說可是你們都有了小孩，她說有小孩又怎麼了。我說好吧婚後買的樓應該算家庭的財產吧？以後離婚一人一半吧？香港的法律不保護婦女兒童的嗎？格蕾絲說我是學法律的嗎？而且我會離婚嗎？我說好吧。我說我也不是學法律的，香港的法律會保護婦女兒童嗎？

格蕾絲笑了一下。

香港好嗎？我問格蕾絲的父母。問完我也覺得我很奇怪，這句話好像是他們問我才對。

還好吧，格蕾絲的母親說。格蕾絲的父親眼睛盯着電視，一句話都沒有。

還方便的吧？我追加了一句，轉換了我的意思。

方便。格蕾絲的母親說，樓下就是街市，買東西方便的。

我沒有話了。

我穿過一個天橋去搭巴士，一堆老年人，坐在天橋的下面。每一個老年人都自己坐着，並不和其他的老年人說話。每一個老年人都沉默。



3

格蕾絲約我周末晚上喝一杯，我猶豫了一下。我說你還不如去看看你爸媽。她說看過了看過了，總不能天天看吧。

我倆沒有喝一杯，我們去金鐘轉了一圈。格蕾絲的車開得飛快，真的就像沒了頭的蒼蠅一樣。於是我疑心我在這個晚上就會看到什麼，可是沒有。格蕾絲把車泊在了路邊，我們下車走了一段，周圍的一切都沒讓我們停下來。她打了一些電話，那些電話也沒能讓她停下來。

我們找到一個路沿坐下來，有人問我要不要吃麥當勞，我說不要，有人問格蕾絲要不要水，她說不要，謝謝。我們坐下來的

時候是靠在一起的，她的鞋跟真的很高。旁邊的人放了一隻遙控飛機，夜都黑了，飛機頭的藍光閃得很鬼。格蕾絲還在打電話，飛快的廣東話，我完全沒有聽懂。

電話的間隙，我放了我手機裏的一段給他給她聽，只有結他，我就看着格蕾絲的眼淚流下來，然後她說要聽第二遍，我就放了第二遍。

她說他不來了。本來要來的，又不來了，老婆管得嚴。

那我們走吧，我站了起來。格蕾絲走在有點遠的旁邊，空曠的橋，我聽到格蕾絲說，我真的是太滿足了。

我說哦。

格蕾絲說我們去看了一場電影。電影好看嗎？我說。

我是愛看電影的。格蕾絲說，你知道的。我知道，我說。

我想的是，為什麼總是我順從他，見面就上床，我不應該也考慮一下我喜歡的嗎？既然我們是分攤費用。

我說是嗎。

格蕾絲說什麼是嗎。我說偷情的費用還分攤。

格蕾絲說出軌好吧，各取所需，互不相欠。

我說好吧。

只是看着電影，我知道他是很急的了，但是他好努力地坐着，我知道他是不能等的了。格蕾絲說，我就伸出兩根手指，在他的肩上按了一下，我說別急，會給你的。

格蕾絲伸出兩根手指，在我的肩上按了一下，兩根手指的重量和溫度，我的汗毛都豎了起來，很深的厭惡。

坐到車裏，我說偷情多少還有點情，即使是偷來的。

格蕾絲笑得大聲，我又不留情，反倒是負擔，我不要的，我只要性，他給我滿足。

我看着她，格蕾絲越來越像香港人了，大笑婆婆。

我接了一個電話，電話裏說，你那裏看到月亮嗎？我說看不到。格蕾絲看了我一眼，我關了電話。



4

確切的第六個月。

格蕾絲叫我去旺角東接她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半，我說好的時候也沒有經過大腦，所以我去接她的時候還有港鐵，回家我只有了土了，我還在的土上吐了。

我只是不想格蕾絲躺在她家華麗的地磚



上翻來翻去，至少不是今天。

我搭錯了電梯，然後我在電梯的鏡子裏看到了自己的臉，累到快要死了。

幾個小孩站在Neway的門前吹水，我走過去的時候他們全看着我，很快地散開，再過幾年，格蕾絲家的小孩也可以出來唱K了。

推開門，格蕾絲一個人在房間，唱得氣若遊絲。我說別唱了，回家。她繼續唱，唱完林憶蓮唱王菲。一邊唱一邊問我，喝點什麼？

不喝，我說。

唱什麼？她說。

不唱，我說。

她給她自己要了一杯熱檸茶。

他呢？

走了。格蕾絲說，他老婆會起疑心的。

為什麼唱K？不是應該去酒店開房嗎？好不容易的晚上，老公小孩留在家裏，我說。

我也是這麼說的。格蕾絲說，我正是這麼說的，一進這個房間的門。可是他要唱K，他很會唱。

我看着她，她手裏拿着帳單。

我說付了沒有。

格蕾絲突然很大聲，這就是我恨的地方！他說他現金帶得不夠，他說我們可以Share嗎？他從來不用信用卡因為老婆會檢查帳單，可是他明明有公司的信用卡。我說格蕾絲你竟然跟這種男人上床。

我說格蕾絲回家好不好。

我說格蕾絲你也別再告訴我了，是我的負擔。

然後我就坐在的土上吐了。

格蕾絲在卡拉OK裏講的最後一句話是，他打動我是因為他說的，你是那種能夠讓我揮發出所有慾望的女人。

我說格蕾絲王菲的歌我一句也不會。

我坐在的土上吐得司機還以為我懷孕了。我總是去想別人的事情，體會他們，痛一下，我以為我替他們痛了他們就不痛了，可是他們從來就沒有痛過。

我也再沒有做過那個夢。地板是飄浮的，上面還蓋了一張地毯，精緻的拼貼，完全沒有縫隙，但確實是飄浮的。因為我的一個朋友進入了那個房間，地板就一片一片地塌陷下去，她就這麼摔死了。

回家的的土上，吐之前，我给格蕾絲發了一張合照，我拍的我們在落落的電梯裏，迷茫的兩張師奶的臉，長裙都沒能夠遮得住我倆的腳背。

傷逝

□吳捷

一生的某一個時段，因為當時種種際遇與心境，偶爾遇到那樣一個人，於是走近，同行，又分開，然後再也無法重現。

我把車停在湖邊。仲春時節，湖水猛漲，盪漾在十幾個方方正正的踏腳石上。一接近，就聽到水波輕輕的嘆息，充滿期待的溫熱氣息親切地拂過臉頰。向水面低低彎下腰去的幾棵小樹，幾乎觸到湖水擁着青綠的水草。沿湖一周都是樹，新葉迫不及待歡唱着淺綠嫩紅的新生；山杜鵑白得素雅，紫荊的粉紅深深淺淺，迎春花快樂的明黃；花木枝丫都被湖水上 方濕濕淡淡的霧靄渲染，遠看竟如秋葉般絢爛。還是那些踏腳石，還是那些樹，只是睽違了三個寒暑。其間時移世易，桀桀幾度，當時相伴遊湖，如今焚焚獨行。我乘坐的時間之船從未停歇，如今依舊每時每刻載我漸次遠離那一天，駛向蒼茫的未知；而章魚吸盤般強大的記憶，卻頑固地抓住三年前湖畔的每個動作，每個表情，每個瞬間。眼前風吹過，雲飄過，湖水盪漾，草木簌簌輕響，我卻只是怔怔遙望三年前的那個已經陌生的自己，還有已經離開此地



，再也不會回來的她，一位曾經是摯友的同事。

有關她的記憶是金色的。湖畔的陽光將萬物都籠罩在透明的水晶球裏，輕輕眨眼，睫毛微顫，隔了三年的景物都蒙上一層金色的紗，纖薄，脆弱。金色閃爍在微微起伏的湖面上，閃爍在晚冬清涼透入每個細胞和毛孔的空氣中，也閃爍在初秋彩色的林間。金色籠罩在她家的晚餐夜裏，窗外的日光逐漸暗淡下去，夕照將樹幹和樹叢拖出長長的灰影，然後是暮色如濃墨四溢，而室內燈火通明，我們分享美食和各自喜愛的音樂。金色在秋日藍寶石的天空中，在我步行去她家的路上，樹葉紅橙黃綠，都被秋陽烤到了最完美的顏色。金色在她從書架上選給我讀的參考書的檯燈光暈裏。金色是暴風雨中雲裂縫裏露出的一線光，我在從機場接她回城的途中，風又大又狂，吹得車都顫抖出驚恐。車裏播放的是倍賞千惠子，暖洋洋的親切歌喉唱的是五十年代的老歌《陪你一起》：「讓我陪你一起哭泣吧！艱辛浮世的波浪狂風中，雙翼受傷的迷途之鳥……」

是什麼讓兩個在異鄉的異鄉人走近的？是浮世的波浪狂風，還是攀登頂峰的艱辛？是大平原上的這個孤城，還是即便在人群中 也揮之不去、如蛛網般黏滿心靈的寂寞？是從共事中建立起的信任，還是黑夜汪洋的冷漠中親手做的一碗熱湯？因為懂得，所以尊敬，所以珍惜，所以在乎。滿是荊棘的通向頂峰的路上，被一隻隻粗暴的手推來揉去，但一顆心有了另一顆心欣賞、扶助，於是快樂、榮耀、沮喪、無助、悲哀、不平、憤怒乃至病痛，忽然都有了意義。讓我陪你一起哭泣吧！讓我陪你一起走下去吧！友情，和春天一同萌芽在三年前的這個湖邊。

曾經，我不再寂寞，不再害怕異鄉和孤城。三年前的湖水靜如鏡面，一切，我以為，也會如此安穩靜好。然而，即便是那樣卑微的快樂，也不過是過眼雲煙。落花流水，無可奈何，她砸碎了我的夢，她自己也最終跌入深淵，無論是夢還是她，我伸手救之不及。時間的水波靜靜流淌，風的手拂過，光滑的翠玉柔和起伏，隨即不留痕跡。三年前的彼岸已隱退到霧靄中，我的人 在遠行的時間之船上，我的「心目」卻還清晰、執拗地看見。恍然一場大夢。如同羅素回憶他十六歲時的一個朋友：「Having been lonely so long, I devoted a somewhat absurd amount of affection to him.」那一切究竟都發生過嗎？若真是發生過，為何從頭到尾都毫無邏輯，那樣荒誕，那樣混亂？若真的是夢，為何那一幕又一幕，卻在一遍又一遍的回憶中那樣真切，那樣親切，彷彿伸手可及，連日復一日的金色陽光都彷彿還溫暖地曬在臉上，卻終究如泡沫的幻影？待幻影消失，當年的金色的溫暖、笑語、音樂和書，都被沖得七零八落，碎片遍地，像那層碎了的金色的紗。

那以後，我疲倦地獨行，獨自消化喜悅與苦惱，獨自冒着風雪繼續向巔峰攀登，獨自在晴朗的午後按下「播放」鍵，任流動的音符輕輕將我席捲。我的胸中硬邦邦地凍着一大坨冰，在它化掉之前，我整個人都將是冷漠堅硬的。一生的某一個時段，因為當時種種際遇與心境，偶爾遇到

那樣一個人，於是走近，同行，又分開，然後再也無法重現。因為日影移轉，水流不絕，花凋謝，雪消融，實體與幻象都只是一瞬，連無常本身也是無常。

春意正濃，來時沿途十幾里的純白、粉紅、明黃、嫩綠，在路邊高高低低探身出來，招手相邀。我是行駛在百花千樹無聲的焰火中，上溯時光 的長河，披著終於登上頂峰的榮耀，來湖邊探望兩個似曾相識的幻影，祭奠一段破碎的友情。記憶是愛，納博科夫說。越是愛一段記憶，這段記憶就越牢固。三年前和今天，兩幅同樣清晰的風景在此刻重疊。我還是我，她化作我手中的一張照片。春水漫過了踏腳石，我無法如三年前一樣，踩着它們走到對岸去。她的船繼續遠離，很快，那一天，連同它所有溫馨與悲哀的回憶，將成為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、五十年以前的事，直到眼前的一切化為灰燼，再也沒有人知道，也沒有人會想起。



· 吳捷，北京人。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，華盛頓大學（西雅圖）博士。現為美國某大學終身教授。作品散見於《大公報》、《香港商報》、《世界日報》、《世界周刊》等。